



[14][15] 见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译序。

[16] 自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17] 彦棕《后画录》，载《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3页，文曰：“唐吐火罗国胡尉迟乙僧：善攻鬼神，当时之不美也。”

[18] 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记画家“左全”时说：“宝历年中……文殊阁东畔水月观音、千手千眼大悲变相”，见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点校本，第12页。另有记载张南本（中和年）“大圣慈寺华严阁下东畔大悲变相”，不知这里所指是否为千手观音，见第13页。

[19] 据图齐的研究，在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仁钦桑波与阿底峡合译有“千手观自在成就法”和“十一面圣观自在尊成就法”。对于经中描述的十一面和千手观音样式，我们不得而知。

[20] 关于汉藏十一面观音图像系统的研究，参见拙作《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

[21] 密教经典的残片，讲述的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神奇魔法，经卡拉·茨默辨认，他们都是译自汉文，所依经典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身经》（《大正藏》第1058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1060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

（同上，第1064号）和《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经》（同上，第1082号）。自杨富学著《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22] 关于密教史的发展脉络，参看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9-52页。

[23] H.A. Jaschke, Handwörterbuch der Tibetischen Sprache, Gnadau, Unitatsbuchadlung 1871, p. 452.

[24] L. A. Waddell, Buddhism of Tibet, 1894 p.497.

[25] E. Schlagintweit, Buddhism in Tibet, 1863 p.206.

[26] 以上关于“擦擦”解释，引自图齐《印度—西藏》卷1《塔(mchod rten)和擦擦(tsha tsha)》，中文译本，见《梵天佛地》（全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李翎译第1卷。

[27] 新疆地区的十一面观音造像与汉传属于一个系统，十一面排列是横向、如花朵般的样式。而印—藏系统的十一面排列是纵向如塔般排列，参见前注第13。

[28] 参见于阗文文献：Ch.ii.004；Ch.i.0021b,a；Ch.i.0021b,b。

[29] 在古代画师手中多有画本或粉本。据李嗣真《画后品》记“杨契丹”时说杨与郑法士一同在京师绘壁画，杨画甚好，于是“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车马曰：此是吾画本也”。

刀述仁副会长率团出席曼谷世界佛教徒大会

本刊讯 应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简称：“世佛联”）主席潘·瓦纳密提先生邀请，以中国佛教协会刀述仁副会长为团长，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世佛联”执行委员张琳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于5月20日至26日出席了“世佛联总部”在泰国曼谷为庆祝“佛陀成道2600周年、泰国国王陛下85岁寿辰、王后陛下80岁寿辰、王储殿下60岁寿辰”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大会，泰国副僧王、太子妃、王室秘书、总理府秘书等要员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为期5天，有供僧、三大语系佛教僧人诵经、燃灯、多媒体展示佛陀成道及初转法轮、皇家学院学员毕业、效忠国家国王典礼、尼泊尔佛教音乐表演、泰国人偶艺术表演、泰国国王事迹

功德展、不同信仰间对话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匈牙利、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尼泊尔、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佛教徒、专家学者出席大会，大会隆重祥和，学术气氛浓厚。

刀述仁团长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的贺信，并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发表了贺词。我代表团一行还应邀出席了在曼谷大王宫举行的泰国王后陛下莅临的祝寿、祈福典礼。王后陛下还特别向刀述仁团长表示了问候，并向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表示感谢。（王立）



对新僧教育的一点看法

◎ 释广声

一、引言

眼下汉传佛教的僧团存在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有些是表面的,有些是深层的。表面的是进入新闻的,而深层的只存在于僧团内部,其危险性仅有一些明眼之士才有觉察。现象多种多样,但其性质不外乎是在思想言行上要么直接违背佛戒祖规,要么不遵行佛教核心教诫或者教诫的精神。而那些行为失检的僧人中,既有目不识丁的,也有佛学院毕业的,更有住持一方的。

更令人担心的,还是种种对待所有不如法言行的态度。有既不澄清,更不批评的;有置若罔闻而独善其身的;有认为传统如此无法改变的;有说是个人根性,自作自受,再美其名曰“随缘”、“随业”的;又有说末法时代,本来如此的;还有借用六祖之言,要求“他非我不非”的。如此诸类,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看法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都表明一点,那就是对僧团的腐败和乱象不作为。

殊不知,这种态度十分有害于僧团的切身利益,因为这些现象不加以治理和清除,僧团的清誉受损,前途堪忧。毕竟,僧团的清净和谐是佛教健康延续的根本保障。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首

先,我们知道,僧团存在的最原始功能就是给那些想利用佛法获得解脱的人提供学法修行的环境。尽管现在它的存在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但不应该让其基本作用消失。一个清净的环境对任何一个决心认真学修的僧人,尤其是刚加入的新僧,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律典所谓的律制的清净僧团能“令僧安隐”。相反,混乱腐败的僧团势必误导新僧——辜负来出家的用心和白瞎他的慧根,进而导致僧团之恶态循环不已。其次,僧团种种负面甚至恶劣的社会形象也是对那些从物质上支持僧团的信众一种莫大的精神伤害,同时招致政府和社会普通民众对佛教产生反感。这些结局都将彻底影响僧团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反省和改善僧团的现状。

改善之法很多,比如:僧团内部应该第一时间申明佛教的正统及正确的立场,并根据戒律或佛法的精神进行相应处理,以便对内释放破邪护正的积极信息,对外给公众一个清楚而正确的立场。或者,恢复传统的学戒持戒制度,强化日常学法修行的密度,等等,都不失为上策。个人认为,当务之亟是采取这些方法改善现状,也就是整顿僧团纪律,